

往事悠悠

时光里的爷爷

□ 吴书涵

人生八十称耄耋,一晃,爷爷脱下戎装已经54年。爷爷的一生虽无惊心动魄的跌宕起伏,却也经历不少磕磕碰碰,但天性乐观的爷爷却在暗礁之中平稳而睿智地走了过来,那么平静,那么坦然,那么无怨无悔。

爷爷性格耿直。中学毕业后,身为家中最小的儿子,意气风发应征入伍,让疼爱有加的曾祖母泪眼婆娑,依依不舍。

因吃苦耐劳、身先士卒、表现优异,爷爷被评为“五好战士”,又被部队作为志愿兵安排,在天津某海军舰队服役7年。退伍回乡后被安排在令人羡慕的国营单位——地方供销社,在一个偏远的湖区供销社小分店当主任。

那个年代物资匮乏,不少人托关系找到爷爷,甚至希望用部分物资回扣作条件向爷爷采购各种紧俏物资,均被断然拒绝。对于一些贫穷亲戚的托求,爷爷总是默默地拿出自己的指标或借同事的指标,来帮他们。这样的事情多了,难免引起奶奶的埋怨,因为家中也有两个老人与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,一大家子要吃喝拉撒。

据爸爸回忆,爷爷很少回家,一方面工作地点离家很远,交通极不方便,一方面视工作如命的他,从来舍不得请年假休息几天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大伯在一个临近的城市求学,年幼的二伯与爸爸先后辍学,远赴深圳务工,只有奶奶独自在家侍弄几片菜地。一天,身体一向健康的奶奶突发重病。正在参加农村工作组的爷爷接到电话通知后,快马加鞭赶到医院,面对1000元的入院费,爷爷竟束手无策。犹豫良久,万般无奈的爷爷写出人生中第一次向公家借钱的书面请示。

爷爷这么多年的工资究竟去了哪里呢,谁也说不清楚,据说是借给了缺肥料钱的老乡,购置家具的穷亲戚,缺日常开支的同事等等,不一而足。

为人仗义的爷爷也因讲义气栽过一次“大跟斗”,导致自己颠沛流离好多年。那是他一个同姓同事,因儿子要成家需要钱,想做木材加工生意,要贷2万元购置原材料。讲义气的爷爷爽快地为其做了口头担保,谁知,同事生意亏了,血本无归后跑路了。借款人也是爷爷多年的朋友,爷爷深感愧疚,虽然无力还款,但爷爷多次诚实地要求打个欠条,结果那位朋友谈笑中当着爷爷的面把欠条撕掉,并安慰爷爷说,以后如果生意顺利了再说吧。

一年后,那位重情义的朋友因病而亡,在尽心帮忙安置朋友之后,生性厚厚的爷爷竟主动把一张2万元的欠条送到了朋友遗孀手中,并加还了利息。他把位于城郊和奶奶一砖一瓦亲手盖成的房子变现后,还了本不属于他的欠款,导致全家无栖身之所。

生气的奶奶只身一人住在临时租借的一间小房子以卖菜为生,而爷爷却在近年半百时南下打工。

一生从事管理工作的爷爷,一无所长,飘流于这座属于年轻人的城市,可谓备尝艰辛。

晚年的爷爷没有闲住的时候,他替人修剪花草,每个春节都不在家过。他说,替别人做事就得尽心。他把别人的事永远看得比自己的重要。

爷爷一直节俭,只要看到空矿泉水瓶或掉下的边角木材,必定捡拾,那种习惯早已成了一种自然。

这几年来,无论是曾经刻薄过他还是亲近过他的同事,爷爷都毫无芥蒂,喜笑颜开。爷爷是开朗的,也是乐观的,更是无私的。

人在旅途

心有山海,静而不争

□ 姜峰



我见过汹涌的悬河岷江。江水在鱼嘴处细细的渗透,节节的延伸,最终分成内江和外江两条支流时,心中震撼万分。抬头望向远方,尽收眼底的是气势磅礴,波涛汹涌。低头俯瞰脚下,平静温和,偶尔会泛起小小的漩涡。就在这俯仰的一瞬间,同时体会到了一泻千里与汪洋辟阖。黄昏时分,微风拂过,树影在水面上显现,一弯一曲的蠕动,像是醉汉,一片祥和的景致。分至内江的水,继续向南流动,会遇到以一持万的宝瓶口,似瓶口形状的设计,将成都平原变成一个有大口的“瓶”,至此,收放自如,不急不慢的把控着冬季枯水期和夏季洪水期的流水分配置。水看似温柔,一触即溃。但实则温柔不争,可进可退。

出差到西安,公事办完,还有些时间,就和同事们相约去白鹿原上的薄姬墓看看。“南陵”薄姬与世长辞的地方,芳草萋萋,鲜花芬芳。薄姬当年诞下儿子刘恒后,虽遭君王冷落,但不争宠媚媚,安心抚养儿子,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渡日。正是薄姬与世无争的性格潜移默化影响着儿子的言行。刘恒8岁时,就前往荒漠贫瘠又濒临匈奴的西北边疆之地做代帝,并不与其他皇子争夺富饶之地,这才逃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,得以保命,最终登上皇位,开启了造福百姓的文景之治。是啊!在波光诡谲的深宫之中,凡事不争先才是万全之策。人生短短几十年,不必与他人争抢,将智慧寓于平凡,稳稳的度过此生,才是圆满。

慢慢感受,细细体味,生活会在不经意间给你惊喜。一次去成都看熊猫,却在无意中发现了竹林。竹子形态各异,粗细不同。粗的如碗口大,细的如笔杆儿。竹叶和竹茎都是翠绿色的,抬眼望去,俨然是一片绿色海洋,心之向往。同伴对我说:“15米的竹子,是前四年3厘米不争先的默默坚守等来的。”语罢,我和同伴停下了脚步,静静地望着平心定气,不争先的竹林,不敢有半分的亵渎。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啊,我们正在做的很多事情,短期都没有办法与别人抗衡,但不要急于取胜,要静下心来慢慢来。

看到都江堰如水般与物无忤的能量。听到薄姬稳中求胜的大国智慧。感悟到竹子静中取胜的生命力。日后再遇到困难的事情,我都会等,因为我好的结果,都是在静而不争中获得的。

名家随笔

历史的古城
背靠巍巍

□ 王芸

古城是江汉平原上一株古老的植物。自楚国的诸官子孙们栽种了它,业已存活了两千余年,有过枯有过荣,如今依然完好地存在;古城是江汉平原的一方异土,不只丰产白棉花的棉,水灵灵的稻,银亮亮的鱼,还滋养诡谲跌宕的历史风云,盛产荡气回肠的楚风流韵。

古城的名字,荆州。作为一座被时间层层掩埋的古城,与周围年轻的城市相比,它没有弹性十足的肌肤,咄咄逼人的青春气息,飘忽飞扬的眼神。面色端凝,眼神沉静,肌骨虬结,悠远的历史,成为古城最荣耀,也最沉重的背负。

古城的前生旧业已退远。曾经的剑戟轰鸣,曾经的沙场逐鹿,曾经的慷慨悲歌,曾经的篝火狼烟,曾经的流觞晓唱,恍如金粉沉沙,纷纷坠入时间的沙漏。今天,即便站在古城的心脏部位,也再难听到旧时传奇的喧响。眼前,只有似是而非的日常生活,寻常市井的繁音杂律,在古城的怀抱中日复一日地上演。

日常生活场景之外,也有一些遗存,抗住了岁月恒常不移的倾覆之力,经由一条隐秘的地下通道抵达现时。铜绿斑斑、锋利犹利的四代越王剑,吴王夫差矛;稳稳然巍巍然、鳞鳞鳞绕的商代鼎彝;别致瑰丽、造型生动的战国人骑骆驼铜灯;漆色斑驳、彩绘瑰奇的虎座鸟架鼓;刻有当今世上最早数学专著《算数书》的汉初简牍;经受了岁月剥蚀、轮廓依然完好的古墓棺椁;深埋地下两千余年、肌肤依然葆有弹性的西汉男尸;薄如蝉翼、花纹雅丽的战国丝绸;造型简洁、千年不腐的汉代麻鞋;音律齐备、庞大完整的编钟、石磬……

如今,它们躺在古城博物馆的展厅里,枯黄色的灯光仿佛一束历史的追光,将它们的细部映亮。它们是这座古城纷繁历史挂饰中微小的一部分,和许多从这座城市地下出土的木器、丝绸、铁器、陶器一样,经过风历过雨,土掩过水渍过,记载过辉煌、荣耀、尊贵,也见证过兴亡、荣辱、欣慰。在它们身上,潜隐了传自久远年代的密码。那密码,可能隐伏在黑、黄、红、绿、褐简单又绚丽的色彩中,隐伏在一道道纹饰的细节弯转处,也可能融化在凤鸟高昂的喙与举灯人微眼的眼中,融化在轻轻敲响、悠悠荡开的钟磬声中……

星散的遗迹,是古城悠久历史的证人。距今五、六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加工场郢北村鸡公山遗址,将这片土地上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拉伸至史前时代。公元前689年春秋战国时期楚文王在此建都“郢”,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“郢”,20个楚王在此称霸,楚国建都411年的漫长一页,成为古城有文献记载历史的荣耀开篇。留存至今的楚故都“郢”遗址——纪南土城,楚庄王安抚诸侯之地——庄王台,建于楚国“好细腰”暴君楚灵王之离宫故址上的章华寺……

两千多年过去,几几几覆,曾经巍峨的宫城已沦为漠漠铺展的土台。凭吊者只可在吹过耳际的风声中,遥遥回想战国的硝烟,楚王的霸气和楚乐的旖旎;章华寺千年不衰的腊梅树,是尚存不多的线索之一,年年如期盛开,馨香浓郁,熏染得某一时某一寸的时光仿佛停滞在千年前的某一瞬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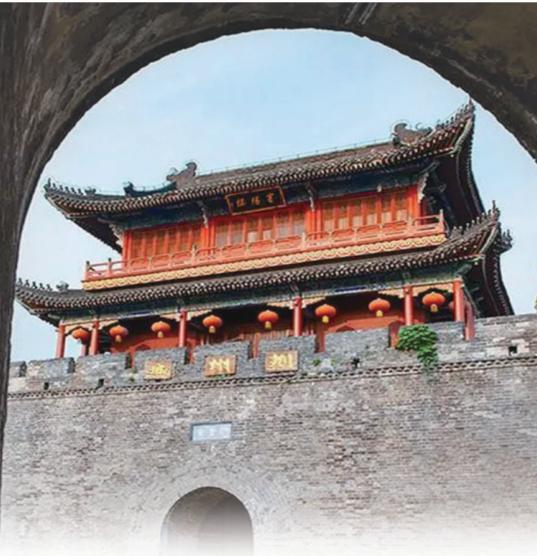
三国时期刘备安营公安时曾多次进出荆州的公安门,以及关庙、关公刮毒疗伤处、得胜街、洗马池、落帽冢、马跑泉、点将台、卸甲山、张飞一担土……刘备借荆州,关羽失荆州,历史在无数次的得、失之间完成。一百二十回目《三国演义》中有七十回内容提到过的荆州,亲眼目睹了多少三国风云,已没人说得清楚、详尽。这些散落的古迹与历史遥相呼应,每一处都承载着一桩传奇。将它们串连起来,就是一部荆州独有的三国历史。

瑰异传奇的楚文化和风云跌宕的三国文化,为古城提供了长足的滋养。撇开这两道历史上最耀眼的光环,这座古城还有许多可资说叨的荣耀。这里,曾是许多帝王王朝封王置府的重镇。秦时,置南郡设江陵县;汉时,武帝划全国为十三州,荆州为其一,商贾云集,市井荣兴,成为当时全国的十大商业都会之一;东晋至隋唐五代十国,先后有11个王侯在这里称帝(王)建都。

这里,一次次成为野心膨胀、凝聚与消散的见证之地。始建于唐代的开元观、玄奘寺、铁女寺,曾为宋元璋之子湘献王朱柏兴王宫的太晖观,坐落在八岭山南麓,明朱元璋第十五子朱棣之墓——辽王墓,明第七代辽王朱宪火节为嘉靖帝祈寿而建的万寿宝塔……都可作证。

还有,不可不说、至今环顾老城区的那一带青砖城墙。

那是比肉体的生命更坚韧、久远的存在。数百年来,时间不停地位移,人事不停地变幻,而它忠实地守候在原野,等待一代又一代路访客的登临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,荆州古城墙早在2800年前的周厉王时期便具雏形,初为土城,后经历代历代重建、修缮。伫立在今人面前的巍峨城墙为明清两



代修造,是我国府城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古城垣。在其挺拔、工整、坚固的身躯之中,潜藏着许多岁月的遗痕。

1998年的一次考古发现,叠压在城墙10米之下,还有宋朝、五代时期的砖城;砖城之中,还包裹着两晋、三国时期的土城。三国的土城与现有城墙之间,位移距离仅在50米左右。这一点差移,放进长达一千多年的时空中去打量,几乎可以忽略不计,堪称奇迹。2000年夏天,考古专家们在小北门一带,发现一段近20米长的明代成化年间夯筑的石灰糯米浆城墙。历经500年的岁月剥蚀,它坚硬如故,密实如故,巍然如故。

古城墙,仿佛一条保存完好的时光通道。从老东门(古称寅宾门)登上宾阳楼,踏着尺余宽宽的方砖沿城隅缓步而行,每一步都仿佛躁动着岁月隐秘的机关,让人重回到时光深处。

看!看古城楼翘飞的檐角,看砖石上岁月灼痕的斑驳,看城廓深入骨髓的刚性,看雉堞炮台隐隐按捺着的激情,看瓮城墙间还没散尽的刀光与剑影;听!撩开现世的喧哗,听岁月深处的金戈铁马之音,听护城河身死相随的无韵之声,听历朝历代城阙倾圮又修复的悲怆之吟……古城现时的生活景象近在眼前,而历史的风云变幻自脑海深处纷至沓来、流转回旋。半日之间,阅尽古城半壁的现代与沧桑。

坐落在江汉岸畔、湖泽丰饶的江汉平原腹地,古城灵秀的水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古城人。

从这里,走出过楚国令尹孙叔敖。他一生清廉,辅佐楚庄王成就霸业,明法度,兴水利,恤民生,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赞之为“循吏”第一。而今,他的墓冢安卧在江津湖畔,银子对着一池碧水,满岸青翠;

从这里,走出过明代杰出的改革家、政治家张居正。这位自幼聪慧好学,12岁考中秀才,16岁中举的“江陵神童”,靠着自身实力在48岁之年入主内阁首辅,颁行考成法,推广“一条鞭法”,整顿吏治,加强边备,靠纵横捭阖、强健有力的改革举措,振明代颓靡之势于一时。而今,张居正故居、张居正墓园被修葺一新,四海之内虔诚的信徒有了膜拜的方丈。

在这里,忠心耿耿的楚国大臣三闾大夫、左徒屈原写下了惊世之篇《天问》。这位以忧愤之作《离骚》开楚辞之先河的旷古诗人,为楚国鞠躬尽瘁20余年,受奸人谗陷屡遭罢黜流放,最后满怀哀怨投江而死。他当年的故居、写下《天问》的旧地——江滨宫,还兀立在闹市之中,宫内的天阙阁上还是悬挂有叶剑英为之撰写的诗句“行廉志洁泥无滓,一读骚经一肃然”;

在这里,哺育出了公安袁氏三兄弟。他们以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”的文学主张、趣韵并重的诗文,在明代文坛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一席之地,也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让后人无法忽略的浓重一笔……

他们,是古城的荣耀。而古城的荣耀,属于一代又一代古城人。

所有的城,都是现在进行时的城。古城荆州也不例外。

只是和很多年轻的城市相比,他的背负更重、牵绊更多,那是历史赋予的。

古城墙围固的老城区内,一列列青砖白瓦平房次第消失了踪影,座座楼房取而代之。簇新的楼房修建得更富丽、再高拔,也超过那一带古老城墙的历史标高;古城的商业街、步行街,也像很多城市一样翻涌着时尚的潮汐。只是在密集的商业街间,一不小心就会撞上一处跨越了千年、百年时光的古迹。街市更繁华、再喧嚣,也掀不动那一方年深月久的沉渣。

古城人越来越懂得历史财富的重要。护城河上曾经跨着木桥的地方,换上了九龙石桥。护城河翻修一新,成了供市民和游人悠闲泛舟的九龙湖公园。岸畔的外环道路上,竖起了一座屈原塑像,白衣飘飘的屈子,其刚正忠直的风骨为古城人所敬仰。一年一度在护城河上擂响的龙舟竞渡的激越鼓声,每一声里都寄托着古城人的怀念之意、尊崇之情。

许多与古城历史息息相关的人物、故事、遗迹都被翻检出来,列入了纪念名册。在这份长长的名册里,汇聚了古城昔日的全部荣耀。旅游业成为古城重点打造的产业之一。一处又一处古迹被保护性地重建与翻修。古城不想永远只是武汉——三峡旅游线上的一处驿站。古城不想丰厚的历史遗存被时光再次掩埋。那是古城的荣耀,更是人类共同的财富。

生活在古城的人们,每天在有着两千多年历史渊源的古城脚下进出,忙碌着苦闷着,怀想着憧憬着,背靠巍巍耸立的历史,面向广阔平坦的未来……

(王芸,中国作协会员,一级作家。生于湖北沙市,曾任荆州日报社主任编辑,现为江西省南昌市文学艺术院专业作家。出版多部长篇小说、小说集、散文集等,其作品被收入40余种选本。曾获第三届湖北文学奖、第五届湖北文学奖新锐奖、第二届林语堂文学奖(小说奖)大奖等。)

生活随笔

正月农村看戏忙

□ 张西云

正月,在我家乡素有唱大戏的习惯。

最近几年村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或者搬到县城居住,上学的孩子也被父母带到城里。村里剩下的大多数是老年人。人少了,没人张罗唱大戏。老年人觉得没有大戏的正月实在是太漫长了,吃完早饭后就双手揣在袖筒里坐在村前小卖店闲聊,聊得最多的是以正月看大戏的情景。

在农耕时代,正月和二月对农民来说是最闲的日子,也是一年内最惬意的时光。麦苗还没有从寒冬中苏醒,土地还没有解冻融化,人们不需要到田里劳动。大家便琢磨着筹钱请戏班子来唱戏。戏班子一唱就是三四天,有时候人们觉得不过瘾,还要再筹钱加上几唱戏,一连唱上十天、八天,这就是“唱大戏”。县城里的戏班子在正月总是很忙,经常是东村还没有唱完,西村就有人接了。这里刚下戏台演员还没有卸妆,别村的人就将戏班子的行李箱子一股脑装上牛车。

原因是那个村的戏台早就搭好了,客人也接来了。所谓的客人实际上都是嫁出去的女儿,这些女儿有刚出嫁的,也有结婚10年20年的,还有年龄更大的,哪怕到了80岁娘家人也会接她们回去看戏。唱戏,就像一根无形的红线连着女儿和娘家。出嫁的女儿对娘家的感情是至真至纯,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。当地人常说“出门的闺女看到娘家的鸡毛,都要撵二里地”,可见出嫁的女儿对娘家的感情有多深。

请戏班子不光是正月农闲时,有时在农忙时也请。我曾不解家乡人看戏的狂热,有些剧目演员们唱了一场又一场,人们还是鼓掌要求再唱一遍,有时候演员多次返场清唱,人们还是喝彩不断不舍得演员离开。演员们到别的村子演戏,大家还要三五成群跟到外村看戏。我也跟着大人们去外村看戏,看了多遍《卷席筒》《打金枝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诸葛亮吊孝》等剧目,渐渐地也爱上了看戏。

一场场大戏,一年一年滋养、教化着故乡的一代人。如今,正月唱大戏的场景少了。但是在社区、在广场仍然有人在演唱,也依然有人在看戏,千百年的文化传承只是换了场地而已。

春天的诗稿

□ 秦淮情怀

朗诵的时刻,花语嘈杂
近处,余晖拉住归鸟。一些文字的动作
像是在观察欢乐的颜色和模样。未来及
拍下的掌声
和草木稚嫩的表情,被一件
素材的亮色,吸引
——芳菲未尽,不足以过瘾
待油菜花开,再向您致敬

舌尖美味

二月二 炒豌豆

□ 常建东

俗话说:“十里一个乡俗,五里一个地方”。我们老家甘肃通渭县,二月二流行炒豌豆、串豌豆,至于理发,不理不理都无所谓,但豌豆必须要炒。

二月二的豌豆以大豆为主,就是你们说的蚕豆,当然,也有小豌豆,如同回豆、建设豆、扁豆,我们叫豆儿,再就是一种用白面制作的豆面豆,由于体型较小,甘肃方言叫“扩扩儿”。这些是穷人家的事。

二月二前一天,母亲和大家一样,开始泡豌豆,把豌豆泡在清水里,泡得软软的,准备好针线。第二天,母亲早早起床生火炒豌豆,睡梦中的我,听见铁锅中哗哗翻炒的豌豆,噼里啪啦的,那种久违的香味,扑鼻而来,我掀开暖烘烘的被窝,一咕噜翻身起床,看着母亲站在灶台前熟练地挥舞着锅铲,豌豆在噼里啪啦的声音中,渐渐出现黑色的斑斑点点,味道越来越浓,氤氲着小屋,也氤氲着全家人欢天喜地的面。

豌豆终于出锅了,盛在筐箩里,由于泡得太软,水分太多,即便熟透了,依然在丝丝地叫,啪啪地响,像极了父亲点燃的旱烟锅,烟叶在燃烧中疯狂地呐喊,仿佛在说:天生我才必有用。他们个个能在二月二为孩子们开心而欢欣鼓舞。我迫不及待地拿起针线,把豌豆一颗一颗从中间串起来,当针线穿过豌豆的那一刻,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,举世无双,那些单薄的衣衫、粗糙的口腔、四面八方的指指点点,全都不属于我。

然而,幸福总是短暂的,我还没有享受够穿针引线的的美好时光,豌豆就已经串完了,系住线头,把热乎乎的小小的豌豆串串套套套在脖子上,低着头,廉价的豌豆大小不一,扭扭捏捏的,和邻居家的旺生在脖子上缠了3圈的比起来,简直可怜的不像样。母亲大概也觉察到了,急忙安慰地说:“我给你炒点扩扩儿吧!”

于是,母亲又炒了扩扩儿,给我穿了长长的2串。我把他们小心翼翼地装进纸盒里,盘得整整齐齐的,收了起来,又一次次地拿出来晾晒,一次次地强忍着口水再次收藏起来,直到豌豆的皮被全部磨烂,扩扩儿的棱角全部磨平,我始终舍不得吃一颗半颗,母亲因此夸我乖巧懂事,说:“我的东娃最像话了。”得到母亲的夸赞后,我更加肆无忌惮地懂事起来,清明节那天,旺生的豌豆早就吃完了,他母亲不得不再次上街,给他称豌豆、炒豌豆、串豌豆。而我,兴高采烈地拿出那串秃噜皮的豌豆串和阳光暴晒后变质的扩扩儿,咀嚼。那光景,如今想起来,真真正正是五味杂陈。

如今,我已不再是不及待串豌豆的少年,母亲也不再是草草换豌豆的母亲,但她依然要炒豌豆。有一次,我问她:“妈,你知道二月二为什么要炒豌豆吗?”她说:“不知道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年年炒?”
“你爱吃么。”
一句你爱吃,母亲便坚持了一辈子。